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分科本◎哲学

纪念版

近代心理学 历史导引

上册

[美] G. 墨菲 著
J. 柯瓦奇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纪念版

近代心理学 历史导引

上册

〔美〕G. 墨菲 著
J. 柯瓦奇

林方 王景和 译



商务印书馆

2017年·北京

Gardner Murphy
Joseph K. Kovach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MODERN PSYCHOLOGY**

Third Edition, 1972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Inc.

New York, 1972

据纽约哈考特·布雷斯·乔瓦诺维奇公司1972年第三版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120 周年纪念版·分科本)

出版说明

2017 年 2 月 11 日,商务印书馆迎来 120 岁的生日。120 年前,商务印书馆前贤怀揣文化救国的理想,抱持“昌明教育,开启民智”的使命,立足本土,放眼寰宇,以出版为津梁,沟通中西,为中国、为世界提供最富智慧的思想文化成果。无论世事白云苍狗,潮流左右激荡,甚至战火硝烟弥漫,始终践行学术报国志,不改初心。

选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即其一端。早在 20 世纪初年便出版《原富》《天演论》等影响至今的代表性著作,1950 年代后更致力于外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经典的译介,及至 1980 年代,辑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汇涓为流,蔚为大观。丛书自 1981 年开始出版,历时三十余年,迄今已推出七百种,是我国现代出版史上规模最大、最为重要的学术翻译工程。

丛书所选之书,立场观点不囿于一派,学科领域不限于一门,皆为文明开启以来,各时代、各国家、各民族的思想与文化精粹,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丛书系统译介世界学术经典,



引领时代思想,为本土原创学术的发展提供丰富的文化滋养,为推动中国现代学术和现代化进程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为纪念商务印书馆成立 120 周年,我们整体推出“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120 周年纪念版的分科本,延续传统分为橙色、绿色、蓝色、黄色和赭石色五类,对应收录哲学、政治·法律·社会学、经济、历史·地理和语言学等学科的学术经典著作,既利于文化积累,又便于研读查考,同时向长期支持丛书出版的译者、编者和读者致以敬意。

两甲子后的今天,商务印书馆又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间节点上。我们不仅要铭记先辈的身影和足迹,更须让我们的步伐充满新的时代精神。这是商务人代代相传的事业,更是与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始终紧密相连的事业。我们责无旁贷,必须做好我们这代人的传承与创造,让我们的努力和成果不仅凝聚成民族文化的记忆,还能成为后来人可以接续的事业。唯此,才能不负前贤,无愧来者。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7 年 5 月



中译本前言

《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这部著作自 1929 年初版以来,在美国一直是心理学史的标准著作之一,在国际上也是一部很有声誉的心理学史书;在我国心理学界也早已是知名之作。它初版以后,曾于 1949 年和 1972 年经过两次较大的修订。1972 年新版是原作者 G. 墨菲和新合作者 J. K. 柯瓦奇修订的。它保存着原来的总体结构,增添了大量的当代材料。我国多年来很少翻译出版西方新作。墨菲和柯瓦奇这部《导引》修订版译本的出版,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西方心理学的历史发展是很有参考价值的。

本书的主要作者 G. 墨菲生于 1895 年,于 1922 年取得博士学位,开始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1940 年他在纽约大学创办心理学系并任系主任。由于他善于启发学生的研究精神,据统计,他这个系培养出来的学生同美国各大学心理系比较是取得心理学博士学位最多的一个系。他除《导引》外,还出版过《异常心理学大纲》、《实验社会心理学》、《个性:就起源及构造方面进行的生物社会探讨》、《人类本性与持久和平》、《亚细亚心理学》等。其中,论述社会、个性和东方心理学的几本著作也是受到称道的。他是目前美国少数几位享有盛誉的老一辈心理学家之一,曾任美国心理学会主席,东方心理学会主席,社会问题心理学研究会主席等。作为新



合作者的柯瓦奇是一位生物心理学者,着重于进化思想、比较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等方面的研究。

墨菲和柯瓦奇这本新版的心理学史有许多优点。首先,它是以哲学和自然科学为背景来论述近代心理学历史发展的,对于近代心理学的产生过程论述较详,对于心理学中唯物、唯心及二元论等各哲学流派的观点均有所介绍,脉络也是比较清晰的。另一个突出的优点是,论述的范围比较广泛,取材相当丰富,既有历史深度,又能着重反映当代概貌。作者也比较重视东方思想,中国古代著作中的心理学思想,也有所涉及,至于这些看法是否恰当,是可以讨论的。在论及今后发展趋向时也着重提出了“东方与西方的结合”问题。当然,在篇幅比重的安排上,本书重点在于近代、现代,“时间越接近当代,所占篇幅也越大”。从第三版的情况看,二十世纪以来的材料要占全书篇幅的一半以上,其中第四编的各章都是以前两版所没有的新材料,这也是符合时代要求的。此外,还应提及,新版第四编中论述苏联心理学的一章,比较系统地反映了西方对苏联心理学的看法,第二编中改写和充实了论述进化思想发展的一章,这些也是本书的特色。

心理学是一门后起的科学,也是一门比较不成熟的科学。尽管各国有一千万学者进行了长期研究,取得了大量新成果,但这种不成熟的迹象仍显然可见。这是什么原因呢?心理学研究对象的高度复杂固然可以认为是一个客观原因,但我们不能因此而忽略主观的因素。历史的发展表明,心理学研究往往有赖于两方面力量的促进:哲学和自然科学。哲学从一定的基本观点出发概观复杂的事物整体,分析不同事物之间的本质关系,指出研究的基本原



则。科学则提供参证的事实及其原理以及具体的方法和技术,以帮助解决并阐明具体的问题。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如何使正确的哲学思想同具体的科学资料和方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心理学得以迅速发展成熟,这是近代心理学发展史向我们提出的重要课题。

从这方面看,这部史书还是有缺陷的。墨菲的体系是兼容并包,在美国以“创造性地综合各学派的论据与观点”著称。然而,有时只有罗列,而少评判,正误常常不加分辨。这不能不说是史家观点或态度上的一个问题。例如,作者一方面可以引马克思和列宁的话作为一章开篇的名言语录;另一方面又可以介绍心灵学的神秘说法而不加辨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读者可以在作者自己的论述中找到答案。在论述个性的一章中,作者曾提到“折衷”。他认为折衷有时并不见得不可取,如果方法得当,也可以由此得到“一种更深刻的看法”(参看边码第427页)。这显得是把“折衷”和辩证法混同起来了。折衷主义其实是一种不问是非的观点。当然,在观点问题上我们不能苛求于西方学者。但我国读者在阅读本书时对此则不能不予以认真的注意。

我国心理学界目前正在进一步探讨心理学的基本理论问题。理论的探讨和历史的研究应该相辅而行。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我们的研究将会取得应有的成果。我们要多多向国外学习,但必须坚持“洋为中用”。在这个前提下,墨菲的这部名著在整体上是对我们很有参考价值的。



第一版序言

心理学,就探讨精神的本质及其活动的意义来说,是一门历史非常悠久的学科,一门在古希腊就已达到高水平并随着欧洲文明每一发展阶段一直延续到今天(与哲学密切相关)的学科。到十九世纪,这种文学和哲学的心理学经历了深刻的变化,这主要是由生物学的进步引起的,它在概念和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很多地方受惠于生物学。许多杰出的心理学家开始依靠实验方法和数学方法,认为心理学可以变为一种类似生物科学的科学。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追溯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这种趋向于改造心理学并赋予它以今日特性的那些变化的过程。

用透视的方法来观察我们现代的心理学变得一年比一年更困难了。粗略地看一看十九世纪开始以来科学的发展对于这种透视会有一些帮助。然而,在现有的心理学史中寻求可资利用的材料是达不到我们的目的的。布雷特的三卷心理学史提供了从古代到整个十九世纪心理学的全面而又极有趣味的描述;这部著作的第三卷对于本书的撰写有很大参考价值。但是,因为我们的目的不同,重复的材料也不是很多。布雷特的著作在于指出十九世纪心理学与早期心理学的联系,着重点同当前这本书主要注意的实验方法正好不相干。而且,本书差不多一半的材料是属于二十世纪



的,这些材料由于布雷特对他自己著作所规定的编年限制都被排除在外(序,第2册,第5页)。越接近我们现在的十年,我也给予越多的注意;我的计划或许可以比为墨卡托的投影法。*

的确,为了便于理解十九世纪早期的心理学,我曾试图扼要叙述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初的心理学史某几个方面的问题。但谁也没有我自己更深深感受到这一草图的完全不相宜了。它的目的不在于提供十七、十八世纪期间心理学的完整画面,而是要衬托出几个在十九世纪伊始仍然具有强烈影响的动向。到十九世纪,特别是在实验心理学开创时期,心理学著述卷帙浩繁,我所能尝试的一切只能是一种鸟瞰,而不是对个别学者和动向的细致考察。就是如此,我肯定也会有许多过失;如果读者愿意指出我的错误,不论大小,我都将非常感谢。

“心理学”的范围在过去几代已经大为扩展,而今天这个词的含义又因个人的观点不同而有很大差别,所以我们有必要给当前这本书限定范围。读者会发现本书显然是过于着重研究工作的成果,相形之下较少注意心理学理论的发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想要适当反映趋向经验主义方法特别是实验方法的潮流。当然,就现代心理学的范围来说,我较少注意心理学理论的阐述也还有另外的缘故。只要浏览一下自从冯特实验室建立以来任何一个

* 广泛适用于绘制海图的一种投影法,是荷兰人墨卡托所拟定,故定名为墨卡托投影(Mercator's Projection)。又称等角正圆柱投影。即假想用一圆柱切于地球赤道上,根据角度不变的条件,用数学方法将地球的经纬线转换到达个圆柱面上。将圆柱面展开为平面后,纬线的间隔随纬度增高而加宽,地面上的等角航线在图上投影为直线,航海时常依此线航行。墨菲以此比喻他对本书篇幅的分配随年代的接近当代而相应扩大。——译注



十年的心理学文献,就可以看出很少有纯理论的材料残存下来。偶尔也有明显的例外;某一名家把他的观点留给了整整的一代,而同一期间一些实验主义者把他们的发现和解释编织成有生命力的统一体,促进并指导着进一步的探索。但总的看来,科学的结构是由它的实验方法及其成果组成的;而且,虽然我相信我并没有不适当地忽略建筑师的思想,我要强调的还在于建筑物本身的特征。

在论述更接近现代的心理学时,我的主要想法是要指出应用实验方法和定量方法的范围不断扩展,包括用于解决日益复杂的问题。当每一新领域已被征服,当研究方法已经标准化而研究题目数以百计的时候,要在这样有限的篇幅中一一论述是不可能的。读者将发现,例如,自赫尔姆霍茨的著作以来几乎没有关于感觉研究的东西;自富勒顿和卡特尔以来几乎没有关于心理物理学的东西;自荣格第一部著作以来几乎没有关于联想测验的东西。我对本书拟定的这些限制一方面是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公平对待心理学的众多领域;另一方面只不过是对于每一个完全确立的特殊领域已经有了优秀的历史论述可资利用。

所以,我的意图就是大致按年代顺序一一写出不同研究领域运用科学方法的收获。根据这样的研究路线,几乎完全不可能提供有关心理学哲学形态或有关认识论问题和价值理论的任何应有的论述。许多通常认为属于心理学范畴的重要著作不得不相当专断地排除在外,不然就不能把既定目标贯彻到底。只要举出一个例子就可以说明我试图在哪里划定分界线。在《心的分析》一书中,罗素明确地表达了他的目的:“我对心理学感兴趣与其说是因为它本身的缘故,不如说是因为它能阐明认识论问题。”(第 15 页)



这并不妨碍他做出有价值的心理学评论；但是，理所当然的是，一个人的主要兴趣应该决定他的主要贡献所在。这一点也适用于以心理学作为工具而不是作为目的的许多当代哲学研究工作。另一方面，心灵的哲学和心理学史的关系，同自然科学的哲学和自然科学史的关系非常相似；也就是说，只有在哲学的贡献形成了科学路线的地方，这些贡献才能被视为科学史的一部分。这样画线自然是专断的，然而，总要有某条线画定才行。

但是，尽管现代英国的、法国的和美国心理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流行的哲学体系区分开，涉及德国现代的心理学却不可能做出这样的区分。德国许多地区正在兴起一个反对实验主义的广泛潮流，开始向既是心理学的又是哲学的方法求援。在结尾的两章，海因里希·克吕维尔博士描述了许多现代德国心理学派的观点和方法，它们或多或少是同现代哲学交织在一起的。^{*}

本书将不可能论述心理学的应用方面。这样的应用，自然有时候也确曾产生新的心理学原理。只有在这样的场合，才提及这些应用。

几年以前，当我想到为什么对于现代心理学还没有人着手进行历史的研究时，我总觉得困惑难解——特别是考虑到现代心理学是在十九世纪作为实验生理学、精神病学、进化论和社会科学交互作用的产物而兴起的，它经常影响着来自哲学史的某些题材，而其方向是由自然科学和统计方法的进步所引导的。现在，当我自

^{*} 这两章原附于原书第一版末作为附录，第三版未收入。为便于读者了解德国现代心理学某些方面的特点，特加译并仍作为中译本附录。——译注



已做了这个尝试以后,我就不再感到困惑了。或许没有一个人在掌握了进行这一任务所必需的大量材料以后会有胆量开始动手。也许正因为如此,在这个方向上的初次尝试才应该由一个不怕虎的初生牛犊来完成。对于这本书中出现的外行的喑哑和大量的空白,我可以因此而无须致歉。但对于有意省略的过失,我却不能那么轻易就心安理得。特别是写作越接近今日的心理学的心理学,这种过失也显得越严重。当人们考虑到心理学索引每年都要刊登成千的题目时,他们当然有权质问作者有什么根据只提及其中有限的几个题目。我只能提出三个影响我做出抉择的因素。第一,在一个动向由许多名家所代表的时候,我宁可引用某一个别人物的研究,阐明他的方法和成果,而不陷入读者难以核实的一般概括;第二,我尽可能根据每一问题的重要性进行选择;对于一个已经为人所知的原理的详尽研究很可能被略去,而对于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新问题的简短且不充分的论述却有可能被选中;第三,也许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我是根据我自己的心理学概念和我个人的兴趣进行选择的。在开始准备写这本书的时候,我曾天真地梦想要绝对避免个人成见和绝对客观地记录下近代心理学的历史。我希望能公正地介绍别人的著作和意见;但是,我相信,选择材料和突出重点的任务,使得纯客观地记录至少对于像我这样的作者来说是完全不可能的。

我受惠于布雷特著作的地方很多,更深深感谢他在阅读本书手稿中和在改正错误以及提供宝贵建议中给予我的慷慨帮助。许多教授为这本书给我以同样的帮助,花费时间,提出意见。他们有沃什伯恩、拉什利、英格利希、霍林沃斯、波芬贝格尔和伍德沃斯。



我对他们每一位的衷心感激是难以充分表达的。对于我的学生，我也表示谢意，这些材料首先是为他们准备的，从他们那里，我经常受到启发，特别要感谢舍勒·劳顿和乔治·朔恩霍芬。由于在准备手稿中得到的帮助，我要感谢霍夫曼·泽瓦尔德博士、丹迪小姐、路易斯·索比小姐和恩里卡·腾奈尔夫人；哈维·W. 克尔普、顿纳尔德·W. 埃克莱、瓦尔特·A. 哈尔和沙姆·鲁滨逊；尤其是我的妻子和我的母亲。

加德纳·墨菲 1928 年 10 月



第二版序言

在修订这部书时,主要的目的仅仅是使近代的画面能够跟上时代的需要。叙述的内容直到冯特和詹姆斯的时代以及他们工作的全期——粗略地说,直到整个十九世纪,都没有根本的改动。然而,随着二十世纪新的实验和临床概念的传播,1929年原来的透视图现在看来已不适宜了。因此,很明显,不仅有必要就1929年以来的发展补充材料,而且要就全盘研究进行积极改造。结果是所遵循的修改方案同本书前一部分修改中所采取的方案根本不同。在前半部分,曾就哲学背景特别是希腊哲学的深远意义在一些地方有少许增添,但改动大都只是为了阐明问题和消除错误。然而,讨论现代问题的每一章都重新写过,许多地方原来的描述只不过是余韵尚存而已。

讨论现时代时,曾试图在理论体系一方与研究领域另一方之间做出区分。在第三编,六章篇幅用来阐述现时代的某些重要理论体系,只以刚敷应用的资料涉及一些具体研究成果使概念生动易懂。在第四编,描述了几个似乎能说明新型调查方法的研究领域,这些新方法可能改变心理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局面。另外几个研究领域甚至还有另外几个理论体系本来也确实可以看作是具有重要意义而记录下来的。



的确,假如要全面审查一切研究领域或阐述一切理论体系,本书作为一个整体所具有的宗旨一定会全盘落空。篇幅会弄得太长,在许多场合,作者会发现自己在写他根本没有任何第一手经验的东西。何况今天已有适当的概括研究——不论是在心理学杂志中或在成本的著述中——在讨论许多心理学者感兴趣的理论问题和研究领域。但愿本书各页脚注中提示的主要资料,每章末尾提示的辅助资料(参考书目),以及书末附录的文献目录能适当地引导渴求更多知识的读者。

同时还应说明某些领域的情况,不然,它们的略去就会显得不可理解。本书很少谈到论述感觉过程的心理学自十九世纪第三个二十五年以来的发展情况。任何人只要熟悉这方面牵涉问题的专门程度和材料的庞杂都会理解为什么要这样做。但读者要想深刻探讨这方面的问题可以查阅心理学杂志弄清他有多少缺失。就资料的数量而论,更重要得多的是本书相对地忽略了心理测验领域,忽略了涉及测验资料标准化和各种资料彼此关系的所有专门研究,并忽略了像因素分析——作为上述研究成果的心理学的解释——这样内容丰富的理论体系。同样地,专家们不会因为我们认为不可能在几页篇幅中概括这一切而感到惊讶,他知道适当的概括研究应该到哪里去查找。但是应该提醒那些不那么精通专业的学者不要期望在本书中能看到近代心理学的一切方面。另外还有一些明显的省略需要提及:工业与职业心理学;光照、噪音、食品、药物、睡眠等应用心理学;作为与生理心理学或心理分析心理学或人格心理学分立的异常心理学;除为普通心理学理论提供证明而运用动物资料以外的比较心理学。最后,本书有关学习理论



的讨论几乎只能作为一个线索,用以查找理解学习问题的线索的线索。

一年前,我很担心在描述今日思潮时能否比较“客观”。这个任务是否会受我自己主观倾向所左右,而最终只能成为一种个人想摆脱他自己个性影响的失败记录呢?使我从困境中解脱的是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系的仁慈,他们邀请我用两个小时谈谈心理学史的写法问题。我讲完以后,他们告诉我,如果现在把我所说的写下来那只能证明不过是个人的观点。我终于明白我应该完全忘掉我的难处,自己怎样看就怎样写,而无须致歉。我克制了自己,付之一笑,继续走自己的路。

最后,应该强调,心理学在迅速运动中,而当一个人站在一个运动着的摇晃的甲板上用自己的望远镜观察它时,最好是坚决忘掉在一定时刻存在的东西而仅仅想着运动的形式和方向。发现的方法和报告的事实只具有附带的意义。而真正有价值的是过渡、变化、改向、新的探索。如果这本书的每一论题都不足以提供一个好的速写镜头,我将毫不在意——只要它在传达心理学发展方向方面多少有几分成功。

我非常感激为我审阅修订手稿的希尔加德非常细心的审阅和有益的批评;也感激布伦斯威克、弗罗姆、哈加德和波斯特曼审阅长条校样的细心而极有益的帮助;感激施维尔斯在提供文件工作上给予我的帮助。

加德纳·墨菲 纽约大学1948年7月

